

古文辭類纂

書說類六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坐前伏蒙賜書誨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慄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  
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  
癆癪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  
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勸勸勉  
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  
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  
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

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讐以此大罪之外詆訶  
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  
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  
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  
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逃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骨溼昏霧忍一日墮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  
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  
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弟立捧奠顧睞無後繼者懷懷然  
歎歎愴愴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  
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謳逐  
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闊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  
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  
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宇今已三易  
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

子撫慰收歸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舊塲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戰死所殺害僅十萬人則以僅爲多亦不始唐人矣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搃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别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目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

大夫董仲舒劉向卜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艱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衰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瑩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膺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塞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覩覩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

諭語轉移囂囂噏噏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  
瞽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  
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  
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  
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  
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  
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昧重胞意以爲常忽遇北風  
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  
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鵝舌掉謔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  
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  
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

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日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寤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觀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擲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

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谷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興象然子厚豈酈道元所能逮邪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一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皮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

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於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

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均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

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  
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  
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  
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  
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  
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問疏之患乎還答不悉

書說類七

古文辭類纂三十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

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薜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閑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益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雖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

賞嘆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者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慄慄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

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惑惑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鄖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輩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譏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

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勤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

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輩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閔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

其誰不有希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王明清揮麈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爲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公厚贍其行郡將錢仙芝招撫以客所賄公不自辨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憇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京自來逆旅爲辦後事鼐按如書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意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語亦小誤也

伏以昔者方輦之得福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

嚮而望迅河大淮壞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焚勞路隅無攀援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豪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繫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輩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

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輩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願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輩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挾之爲溝塍壅之爲

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瀉爲太  
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  
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不  
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  
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  
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  
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  
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  
患雜然出矣此段文字子瞻兄弟策論常擬之然精湊動憚終不逮此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蛇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

鬪五六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

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瑞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睭眇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溢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

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

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曾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

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

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不使自露而人望

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追視執事之文  
紓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  
言竭論而容與間易舞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  
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  
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贊之文遣言措意切近似當  
有執事之質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  
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  
詭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  
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  
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  
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  
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  
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

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因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

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驥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

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政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盼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賦間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

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卽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材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以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謔謔至今坐得此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攏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

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  
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  
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  
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  
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  
木有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  
事默自觀省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  
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  
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  
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  
必喻此意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悚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丘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

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譯之所憚以不敢發人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敎之又幸矣

王介甫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

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績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坎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閭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

當前而不懼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  
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襄假可以附。  
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  
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  
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  
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  
朽於無窮。耳目所及。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  
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  
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  
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愈。踰疾鑒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  
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愈。

踰焉則少矣隱而虞僉踰之心其族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固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寢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寢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體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僉踰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荅呂鑑山人之奇變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

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  
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  
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  
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  
任區區向往之至

合  
河  
鄭  
氏  
家  
譜

贈序類一

古文辭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序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子外也固不暇尙何麌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

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

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機應於心故物不膠於心不挫於氣于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牢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爲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斥解外膠泊然淡然者也以是爲道其道淺矣以是爲技其術粗矣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允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載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鏘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

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岀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惑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

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惟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于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癟疫不興。瀨海之饑。固加于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鳳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咎。于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榮寵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縱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海峯先生云。馳驟跌蕩生動飛揚曲

盡行文之妙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董鳴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猶與也又見召南詩箋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蹟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

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  
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袞粉白黛綠若列  
屋而閒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  
灌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舉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  
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  
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

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  
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  
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  
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  
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  
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  
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  
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擎舟而來升自  
賓階儀貌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開  
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

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累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處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詢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

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障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撻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日時有所遺漏不完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襟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癟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

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尙書家屬  
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  
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  
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  
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  
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  
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  
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  
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般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  
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  
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  
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  
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  
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幃首韁袴握刀在左右雜  
佩朱子考異云方從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  
爲句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  
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凡爲衍字無疑杭本誤也左  
古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鼐按此當  
從杭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名若不連在左  
二字則真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  
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而左無無害弓  
矢亦在右右雜佩弓韁服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尚書序

左握刀右屬弓。矢正與此同。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日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壇序

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眉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櫓。知沿而不止。嗚呼。其

可量也哉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于二百之列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  
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  
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甯母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  
之間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謌詩以  
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  
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  
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  
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同路二子之  
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與浮屠之說贍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似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

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詩又嘉淳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官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譏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

事載書冊間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  
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  
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  
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  
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  
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  
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  
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遺  
愈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意含滑稽而文特嫖姚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鍼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諧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

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

不告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癟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于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轉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薛宣傳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

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輶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餽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

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自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甯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目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

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畱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明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不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也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  
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  
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  
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  
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  
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  
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  
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  
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  
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  
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

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唯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于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勑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大學今爲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于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士獲重語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甯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于

其行日公司吏與畱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餕之旣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迹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舉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情情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懼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合  
烟  
爾  
氏  
勳  
輝  
家  
謹